

乡音里的鄂陕情

——觅乡音 访同源 记者陕南行(二)

全媒体记者 陶然 陈志伟 王勃 田明 胡昊宇



9月17日,调研采访组沿江继续逆流而上,抵达记者陕南行的第二站——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。这座青山环绕、绿水滋养的小城,同样承载了一段跨越三百年的“寻根往事”……自清康熙、乾隆年间起,一批批湖北崇阳人背井离乡,沿古道与江河迁徙至此,在异乡垦拓家园,却始终将“崇阳”二字刻入家族血脉。如今,族谱、古道与乡音,仍在诉说着两地间绵延不绝的同源情谊。

隆年间起,一批批湖北崇阳人背井离乡,沿古道与江河迁徙至此,在异乡垦拓家园,却始终将“崇阳”二字刻入家族血脉。如今,族谱、古道与乡音,仍在诉说着两地间绵延不绝的同源情谊。

三赴崇阳续族谱 十代移民终寻根

“这一页记录的是先祖迁徙的路线,那一页是每次回崇阳祭祖的名单,即便是远房宗亲的名字,我们也逐一核对清楚。”在紫阳县城关镇富家村四组,崇阳移民后代周景山双手捧着两册装订一新的族谱,向记者娓娓道来。族谱封面以深棕色硬壳装帧,内页纸张洁白挺括,其中内容却满载岁月的温度——既有依清代老谱篆刻的先祖迁徙轨迹,也有现代族人逐户走访整理的世系表,每个名字后均附有生卒年月、居住地址及简要生平。指尖抚过光洁纸页,那些清晰的文字与图像,仿佛将十代人跨越三百年的乡愁,凝聚于这崭新的册页之中。

周景山的家族故事,要从清朝乾隆年间说起。当时,他的先祖周宏谟夫妇携族弟自崇阳县路口镇周家村出发,挑行囊、翻山岭,由汉水转入任河,最终在当时名为瓦房沟的地方落脚。“听祖辈讲,初来连遮风挡雨的房屋都没有,先祖靠种玉米、挖草药谋生,硬是在荒山之中开出一片天地。”周景山说,三百年来,周家从最初的三口人,逐渐繁衍成十余人聚居的大家族,族人散居于城关镇各个村落,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家族联系。

“人丁越兴旺,越不能忘记‘根’在何处。”2018年清明节前夕,这份对家族本源的牵挂,在周景山心中愈发强烈。与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反复商议后,他毅然担起牵头之责——既要修撰脉络清晰的族谱,更要带领族人重返故土崇阳,寻回失落的家族记忆。

首次踏上崇阳土地,他们手中仅有祖辈口耳相传的“路口镇周家村”这一模糊线索。春日乡间田埂上,周景山一行人顶着微风、挨户敲门打听,遇年长乡亲便奉上茶水,耐心探问周家旧事;在村口老树下,他们围坐于纳凉老人身旁,一遍遍描摹先祖可能的模样与迁徙片段。然而几经奔波,记忆碎片始终难以拼凑完整,先祖后裔踪迹难寻,首次寻根之旅在遗憾中落幕。

茶马古道连两地 多姓聚居促融合

若说族谱是紫阳与崇阳的“精神纽带”,那么位于向阳镇的茶马古道遗址,便是这段迁徙历史的“实体坐标”。沿着河岸石阶拾级而上,路旁古树苍劲挺拔,枝叶蔽日,仿佛默默守护着这条曾见证无数迁徙与商旅的古道。

这条以“茶马贸易”闻名的古道,也是崇阳移民迁至紫阳的“生命通道”。“我的先祖顺汉江而上,再沿任河古道至此。”现年七十岁的胡家寿乃崇阳移民第八代,家住向阳镇社区。他回忆,幼时听祖辈讲述,康熙、乾隆年间,胡、张、杨、丁、刘、饶、罗等数十崇阳姓氏,陆续沿汉江逆流而上,抵达紫阳后,又顺任河古道支线,于沿线山谷河畔觅地定居。

“早期移民生活艰苦,定居点一换再换。”胡家寿说,祖辈最初居于任河下游,后因山洪毁屋迁往上游深沟;未几年,又因匪患再徙至近古道平坦地带。一次次迁徙中,崇阳移民与来自江西、广东等地者相遇相融——两湖移民的水稻种植、酿酒技艺,两广移民的客家腌菜、民间小调,相继传入此地。“如今我们所食‘紫阳蒸盆子’,便有湖北菜的影子;过年所唱山歌,亦掺有花鼓戏的韵味。”胡家寿笑言。

“我们这代人眼看老去,但乡音不能断,祖辈之苦不能忘,故园更不能忘。”胡家寿深情注视同族晚辈说道,“盼孩子们铭记:根在崇阳,更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”这份期盼,承载跨越三百年的同源情谊,蕴含对故园最深切的眷恋,亦饱含对当下安稳生活的珍视。

乡音绕耳牵乡情 不忘来路惜今朝

“听说你们是来寻崇阳同乡的?可得好好唠唠!”在胡家寿老人家中未坐多久,便有不少当地崇阳后代闻讯而来,当地德高望重的族老还特意带来年轻晚辈。一进门,几句带陕腔却格外亲切的崇阳话便飘然而至:“你们从崇阳来?家里都还好吗?”熟悉乡音顷刻消融陌生,大家围坐一起,你一言我一语,宛若久别重逢的亲人。

“吃饭”叫“恰饭”,“睡觉”说“困醒”,这些老话我至今未忘!”众人纷纷忆起熟悉的乡音。“小时候常听爷爷说,当年从崇阳逃荒至紫阳,哪有什么正经路?一家老小背着铺盖卷,沿汉江逆流而上,饿了啃口干麦饼,渴了喝江水。”现年32岁的第十代崇阳移民刘治才,对老辈口传故事熟稔于心。“让后代听听祖辈的艰辛,多听听乡音,莫忘根本,更莫忘今日好日子得来不易。”

一旁的胡家寿接过话茬:“正因祖辈创业艰难,我家立下一条雷打不动的‘过年规矩’——每年大年初一清晨,小辈须依次以纯正的崇阳话向长辈拜年,否则休想轻易拿到红包。这规矩传了几代,既为留存乡音,更让孩子记住:如今围坐吃团圆饭、笑拿红包的日子,是祖辈蹭泥咽苦换来的。”

这份情,不会随岁月淡去。它将随着汉江的流水奔涌不息,随着古道的风回荡不绝,随着祖祖辈辈的乡音,永远回荡在我们之间——愈久,愈浓。

